

大搬迁

段鹏举 / 火会亮 / 孙艳蓉 著



黄河出版传媒集团
宁夏人民出版社

作者简介

段鹏举

中卫市新闻传媒集团党委书记、主任，宁夏报业协会副主席、宁夏记者协会常务理事。执笔的30余件新闻作品、研究论文（论著）分获中国新闻奖三等奖，全国地市报优秀论文一、二等奖，全国报协优秀论文二等奖及宁夏新闻奖一、二、三等各种奖励。曾入选市级“131人才工程”库，获得市级中青年学科带头人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市级及以上表彰11次。发表专业论文、理论文章100余篇。个人专著、主编及合作出版长篇报告文学、新闻作品集、文学作品集《百年梦寻》《见证宁夏20年》《印象中卫》等9部。荣获全国百佳优秀新闻工作者、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、全国报业经营管理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。



火会亮

宁夏西吉人，1989年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一级作家，《朔方》副主编。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发表作品，在《十月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时代文学》《山花》《香港文学》《天津文学》《六盘山》等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百余万字。部分作品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等选载，多篇作品入集或获奖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开场》，小说集《村庄的语言》《叫板》《挂匾》，散文随笔集《细微的声音》等。



孙艳蓉

笔名荷子，宁夏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卫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自1998年开始发表作品，于《朔方》《黄河文学》《六盘山》等区内外报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随笔等百万余字，作品多次获奖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花逝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百年梦寻》（合著）、散文集《真水无香》（均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）。







茫茫旱塬



作 别



出 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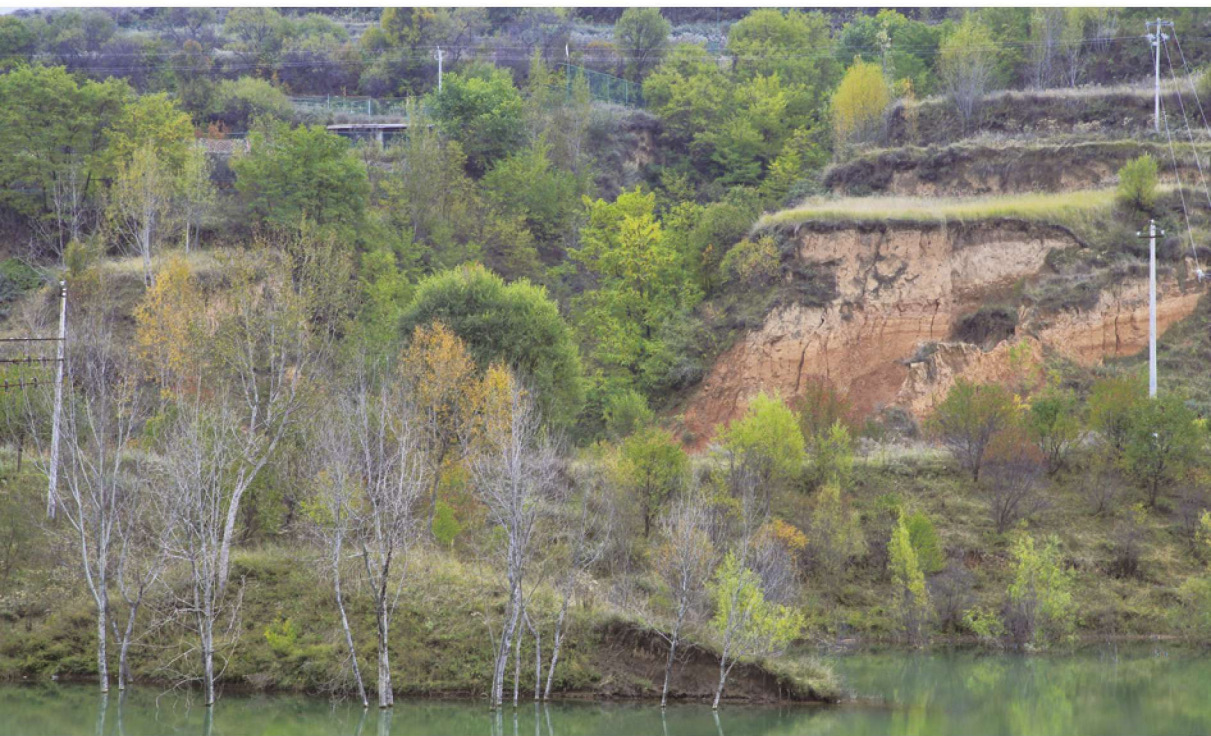
移民新区



产业扶持



新建的学校



生态修复

目录

CONTENTS

引子 / 001

移民，海原在行动 / 003

十几年前的记忆 / 004

秦奶奶在下套脑的最后一天 / 009

咱要走了，走了，终于走了 / 017

不想再漂泊，要和孩子一起成长 / 020

搬出去后，即便乞讨也不再回来 / 022

哦，永远的西海固 / 026

移民，移民 / 034

宁夏历代移民 / 034

宁夏移民新篇章 / 039

一个世纪梦想的破土生长 / 046

在路上 / 054

初到同心 / 054

驻足下马关 / 066

刻骨铭心的搬迁 / 076

目录

CONTENTS

红寺堡，宁夏移民史上的明珠 / 085

甜水河传说 / 088

“红寺堡”名称的由来 / 091

旱海明珠——罗山 / 094

现代移民及开发活动 / 096

跨世纪的德政工程 / 098

“2027”号政协提案与“1236”工程 / 099

米粮川 中卫移民扶贫的一个缩影 / 105

老移民 新生活 / 120

活力红寺堡 / 120

哄不回来的马存禄 / 128

周满仓仓廩实 / 129

孟永恒：太阳梁上种“太阳” / 134

移民村的新气象 / 142

“团结”和“三和”的寓意 / 153

入选“美丽乡村”创建试点的皇甫村 / 166

贾家岗子太阳正红 / 172

不平常的川裕村 / 176

目录

CONTENTS

从红梧山到撒不拉滩 / 179

不一样的南苑新村 / 192

总有繁华争上头 / 204

育人为本 德育为首的六盘山高级中学 / 210

为做人求知走进来 为成才报国走出去 / 213

宏图寄党恩 志远为国强 / 214

城市新风景——农民工现象 / 223

王兴俊：自发移民的典范 / 223

苏平军：创业源自 1.5 元 1 个的灯泡 / 228

马小花：移民第二天就开始做生意 / 230

兰生昌：移民使其重回故土 / 233

激扬汗水 / 240

大美秋色胜春潮 / 259

静美南华山 / 260

刘家沟新景 / 261

雨中杨沟村 / 264

目录

CONTENTS

宁夏情 中国梦 / 268

 坚守移民村的春天 / 286

后记

 ◇话分两头 / 294

 ◇山南地北 / 301

在中国，无论是为保护黄河、长江、澜沧江三江源地而发起的生态移民，还是因长江三峡建设进行的大移民，无不在人类与大自然的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篇章，在国人的心中激起了一阵阵涟漪。

与此同时，中国西部为使农民脱贫致富而进行的生态移民更加牵动人心、引人注目，其中轰轰烈烈进行的宁夏西海固地区的生态移民（前期称作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移民），不但成为当地党委、政府工作的重心，且得到山区老百姓的交口称赞，人们亲切地称之为“民生工程”。自2007年以来，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关心支持和自治区党委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自治区各厅局通力协作，整合资金，举全区之力开展工作，加之各县区干部群众吃苦耐劳的精神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谱写了一曲与自然抗争的壮丽凯歌。大家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众志成城，团结协作，很快就使移民工作步入正轨，其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无私奉献、心系山区百姓疾苦的官员和基层干部，也产生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。

经过不懈努力，饱受恶劣环境折磨之苦的山区民众，有组织地相继从山上搬到山下，开始了他们崭新的、充满了美好希冀的移民区的生活。在已经批复建设的移民安置项目区内，那带着浓浓现代气息的移民安置房，像童话中的幻境一样在平坦的塬地布成阵势，成为宁夏大地上最靓丽、最夺人眼目的风景。“十二五”刚刚开始，他们又决定将西海固地区生态移民总规模扩展，计划投资105亿元，利用5年时间将这些生活在不适宜居住、不适宜发展环境里的贫困群众搬迁出来，再用5年时间

助其脱贫致富。在实施好生态移民的同时，宁夏提出，通过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到村、扶贫产业到户、转移就业到人、帮扶责任到单位“四到”扶贫攻坚工程，解决其余65万多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问题。预计到2020年实现移民人均纯收入接近全区平均水平，实现整体脱贫目标。

他们的行动迅速而有力。

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移民中，他们必将给西部同类地区的生态移民提供成功的范本，并在中国生态移民史上留下波澜壮阔的一页。

我们的采访从宁夏中部干旱带生态移民前期开始，历经5年多时间，追溯宁夏移民历史，用手中的笔和镜头真实记录在生态移民中那一幅幅生动画卷。这里面，有思索，但更多的是感动……



驶向希望

移民，海原在行动

长长的车队，在太阳刚冒出金花时，便开始出发。车旁送行的人，一边挥手，一边说：“要回来啊，要回来看看啊！”车里的人笑着，也朝外挥着手，说：“我在山下等着你呀，你也要快来呀！”车外的人听不清，紧走两步，可是车已鱼贯而出。车外的人的手就举在半空，眼里满是不舍，可也只能空茫茫地看着绝尘而去的车队，心想：“难道就真的这么去了吗？”一回头，看到曾经的村庄搬得也就剩下四五户人家，住了几十年的地方，怎么就一下子变得这么寂寥？远处的大山似乎长了腿，层层叠叠地逼过来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：“唉，我也要尽快搬啊！”

前方，上套脑、下套脑、段湾、八斗四村的车队渐渐连接起来，似一条长龙，蜿蜒而去……到达之地，那里有他们的新家，也有即将开始的新生活。这仅仅是海原县关桥乡 250 户搬迁户，在 2014 年 11 月 13 日这天，还有史店乡 96 户、红羊乡 64 户、贾塘乡 107 户、甘城乡 29 户、李旺镇 35 户，以及 11 月 12 日甘盐池管委会的 29 户生态移民，共 610 户搬往连湖农场。

157 辆车，装载着家当和一个个饱经沧桑，依旧向往美好生活的淳朴的人，向前走，走过盐碱地，走过红柳滩，走他们走了一年又一年，总也走不尽的大山。出了同心县境内的三道险，山路不再那么急、险。在三道险这个地方，给我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。

十几年前的记忆

十几年前，我所在的工厂，要赶在年关前到当时还隶属海原县的蒿川乡浪水村扶贫慰问，我随同前往，同行的还有个叫老黑的人，50多岁。

那天清晨出发时，太阳只露了一下脸后便不再出来，天阴着，似要落雪的样子，朔风刺骨。我们乘坐的是一辆皮卡车。进入海原县境内，山秃着，仅有的被风吹断了根的毛头柴被风裹挟到路上，一伙伙，一堆堆。车过后，又被卷着跑向另一边，没有穷尽。

将近中午时，车开上一个高坡（这似乎是山区乡政府的一个特色，在接到采访任务后，我们去过很多乡镇，都是这个样子），进了一个大铁门，我们终于到了蒿川乡政府。但此时的乡政府办公室里，乌烟瘴气，由于风大，风向又不对，他们的火炉子从早上到现在，一直没有生着，只有浓烟从炉盖缝隙里钻出来。屋里冷似冰窖，几个被烟熏成花脸的工作人员不住地咳嗽。我们也咳嗽着，和乡政府领导谈了扶贫计划后，乡政府工作人员说：“这屋里是待不住了，已经到饭口了，请你们去吃饭吧。”

饭馆就在乡政府旁边，进去，炉火烧得很旺，屋里暖融融的，窗台上养着几盆花，都长得不高，稀疏平常，但这是我们这一路来看到的最养眼的花草了。饭前要洗手，大家在一个脏兮兮的水见底的花脸盆里洗了手。看着浓墨一样的水，我知道这里的水金贵，刚要伸手进去，老黑说，“你是唯一的女士，就不要蹚我们这‘浑水’了，来，给你点清亮的。”不知什么时候，老黑手里多了一把黑黑的小铝壶。我们出去，他执水壶，我伸手去接水。这时，太阳又挣脱着出来，几个蹲在饭馆墙边袖着手晒暖暖的乡人眼睛紧紧地盯着

那流出的水，我如芒刺在背，胡乱洗了两把便说好了。

进去，见上来的菜有羊羔肉，我悄悄对老黑说：“我们是来扶贫的，怎么能让他们这么破费呢？”老黑说：“我也说简单点，但他们人厚道，盛情难却。”这话让那边听到了，说：“你们每年对我们的扶贫力度很大，我们很感谢，这只是表达一点小小的心意，希望你们不要嫌弃才好。”我说：“我们的扶贫，在你们的整年生活中，也不过是杯水车薪。要想生活好，还得想其他办法啊！”那边说：“是呀，党和政府都在想我们的长远之计呢。”

饭后，见盘里还剩下些菜，乡政府工作人员招呼门口那几个乡人来吃。我觉得很难为情，说：“都被我们吃成这样了，刚才应该让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吃。”那边说：“不要紧，他们不嫌弃。”说着，那几个人已掀门帘搓手进来，并忙不迭地坐在桌旁，端碗盛菜，吧唧着嘴吃起来。这边又要了一盘花卷给他们送上桌。他们忙鼓着腮帮子说：“这已经很好了，你们还……谢谢，多谢了！”我忙不迭地出去，仿佛不好意思的是我。

随后，我们到村庄去走访，崎岖的山路，白硬的土，车在小路上颠簸向前。一路上所经过的村庄，不时见到那袖着手站在墙根下晒暖暖的人，其中不乏年轻力壮者。老黑看着那虽身子健壮，但面色黯淡、眼神空茫的人说：“可惜了这些好劳力，宁肯在家等救济，也不愿出去干活挣钱。”我说：“他们的坏毛病，是不是我们给惯下的？若没了国家的救济、我们的扶贫，看他们会不会出去？”“唉，也许会吧，但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懒，反正有几亩薄田，又饿不死，谁还愿意下那个苦力气！再说，他们吃准了国家不会不管。等、靠、要，他们比谁都会。”老黑叹息道。

车停在小路尽头的一户人家门口，进了歪歪斜斜的院门，院里几间房也歪歪斜斜的，年久失修的样子，似乎随时要塌。院里沟壑

纵横，每一条的尽头都指向院中的一个水窖，这是承接雨水，供他们一年吃水用的。在院西一间还算暖和的小屋里，炕上坐着一位70多岁的老奶奶，眼睛、耳朵都不好了，看有客人来，她高兴地一边让座，一边往后挪。炕上铺一层席子，上面薄薄地铺了层单子，那也是五颜六色七拼八凑缝补连缀起来的。靠墙，也只一个漆色剥落的炕柜，上面有两床脏旧的被褥。她侧了耳朵听，也听不清我们说什么，只吃吃地笑着。瘪进去的嘴里，黄黄的牙齿掉得也只剩下几颗了。因用羊粪烧炕，屋里始终弥漫着一股羊粪、柴草味。

坐了一会儿我出来，院外空旷，只有远山，和一轮胭脂晕染般淡淡的太阳，以及那强劲的风。老黑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身后，说：“这里的人生活得真不容易，若把你放在这个地方，你能待多久呢？”当时，我不假思索地说：“要多久有多久！”老黑点点头说：“你，我看行。但是，这里没电的。”我说：“没电就没电，不怕。”那时，似乎刚刚入世，对人世有着百般好奇千般向往，觉得什么都不在话下，即使面对的是天大的苦难。如今，经历人世繁华也好沧桑也罢，这样的大话——我能不能在他们生活了一辈子的土地上住三天的话都不敢再说了。

随后，我们又去了村小学。当时，那个3间大的教室里有17个孩子，各年级的都有。被斜阳映着，每个孩子的眼睛都是金色的，清澈、明亮。也只有眼睛，没有被杂物污染，手、脸黧黑皴裂，褶皱里厚厚的污垢老树皮似的昭示着一种岁月，一种刚开始就艰辛的岁月。艰辛是外人眼里的，于他们，没有比这更觉得是生活的必然了。多少辈都这么过来了。而他们，至少还有书读，这多么让人感到欣慰呀！因此，他们格外珍惜此时此刻，严冬里，教室里虽没生火炉子，他们的手虽皴裂着，但字，却写得一个比一个工整、漂亮，每个作业本也都是正面写了再反面写。